東郭集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東郭集
作者：吳敬所　明

本作品收錄於《國色天香》

與《中山狼傳》略同。

趙簡子大獵於山中。虞人導前，嬖奚驂右，捷禽鷙獸應弦倒者，不可勝數。有狼當道，人立而啼。簡子怒，唾手奮髯，援烏號之弓，挾肅氏之矢，一發飲羽，狼失聲而逋。簡子怒，驅車逐之。輕塵蔽天，十步之外，不辯人馬。

時墨者東郭先生，將北適中山以干仕，策蹇驢，囊圖書，宿行失道，卒然值之，惶不及避。狼顧而人言曰：「先生豈相厄哉！昔隋侯救蛇蚓獲珠，蛇固弗靈於狼也。今日之事，何不使我得早處囊內，以延殘喘？異時脫穎而出，先生之恩大矣，敢不努力以效隋侯之蛇。」先生曰：「嘻！私汝狼以犯趙孟，禍且不測，敢望報乎！然墨者之道，兼愛為本，吾固當有以活汝也。」遂出圖書，空囊橐，徐實狼其中；三內之而未克，徘徊躊躇，追者益近。狼請曰：「事急矣，惟先生早圖！」乃踊踏其四足，索繩于先生束縛之；下首至尾，曲脊掩胡，蜎　　蠖屈，蛇盤龜息以退。命先生，先生如其指。入狼於囊，遂括囊口，肩舉驢上，引避道左，以待趙人之過。

已而簡子至，求狼弗得，不勝其怒，拔劍折轅端示先生，罵曰：「故諱狼方向者，有如此轅！」先生伏質就地，匍匐以進，跪而言曰：「鄙人不慧，將有志於世，奔走四方，實迷其途，又安能指迷於夫子也？然聞之大道以多歧亡羊。夫羊，一童子可制，尚以多歧而亡。今狼非羊比也，況中山之歧，可以亡狼者何限！乃區區循大道以求之，下幾於守株緣木者乎！況田獵，虞人之所有事也。今茲之失，請君問諸皮冠，行道之人何罪哉！且鄙人雖愚，亦熟知夫狼矣，性貪而狼，助豹為虐，君能除之，固當窺左足以效微勞也，又安敢諱匿其蹤跡哉！」簡子默然，回車就道，先生亦驅驢兼程而進。

良久，羽旄之影漸沒，車馬之音不聞，狼度簡子之去已遠，乃作聲囊中曰：「先生可以留意矣。願先生出我囊，解我縛，我氣不舒，我將逝矣。」先生舉手出狼。狼出，咆哮，望先生曰：「適為趙人逐，其來甚遠。雖感先生生我，然饑餓實甚，使不食，亦終必亡而已矣。與其餓死道路為烏鳶啄食，毋寧死於虞人之手以俎豆趙孟之堂也。先生既墨者，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，又何吝一軀不以啖我而活此微命乎？」遂鼓吻奮爪以向先生。先生倉卒以手搏之，且搏且卻，擁蔽驢後。狼逐之，便旋而走。自朝至於日昃，狼終不能有加於先生。先生亦極力為之拒，遂至俱倦，隔驢喘息。先生曰「狼負我！狼負我！」狼曰：「吾不得食汝不止！」相持既久，日將盡矣，先生心口私語曰：「天色已暮，狼若群至，吾必死矣。」乃紿狼曰：「民俗，為疑必詢三老。且行，以求三老而執之，苟謂我當食，我死且無憾。」狼大喜，即與偕行。

此時道無行人，狼饞甚，望見老樹僵立路傍，乃謂先生曰：「可問是老。」先生曰：「草木無知，叩焉何益？」狼曰：「但問之，復當為汝言矣。」先生不得已，揖老樹，且述其始末。問曰：「狼當食我耶？」樹中忽然有聲如人，謂先生曰：「是當食汝！且我，杏也。昔年老圃種我，不過費一核耳。逾年而華，再逾年而實，三年拱把，十年合抱，於今三十年矣。老圃，我食之；老圃之妻，我亦食之；外至賓客，下至農僕，我食之，又時復鬻我實於市以規利，其有德於老圃甚厚矣。今老矣，不能斂華就食，老圃怒，伐我枚條，芟我枝葉，且將售我工師而取值焉。噫！以樗朽之枝，當桑榆之景，求免於主人斧鉞之誅而不可得！汝何德於狼，乃覬倖免乎？」言下狼鼓吻奮爪以向先生。先生曰：「狼爽盟矣。矢詢三老，今值其一老，遽見食耶？」

復與偕行。狼復饞甚，望見老犏曝日敗垣中，謂先生曰：「可問是老。」先生曰：「向者草木無知，謬言害事。今牛，又獸耳，更何問焉？」狼曰：「第問之，如其不問，將口至汝矣。」先生不得已，揖老犏，仍述其始末。問曰：「狼當食我耶？」牛皺眉瞠目，低鼻張口，向先生作人言，曰：「是當食汝！我頭角幼時，筋力頗健，老農鍾愛我，使二群牛從事於南畝。既壯，群牛日以老憊，我都其事。老農出，我駕車先驅，老農耕，我引犁效力。斯時也，我農視我如左右手，一歲中，衣食仰我而給，婚姻仰我而畢，賦稅仰我而輸。今欺我老弱，逐我於野，酸風射眸，寒陽弔影，瘦骨如山，垂淚如雨，涎流而不能收，步艱而不能舉，皮骨俱亡，瘡痍未瘥。邇聞老農將不利於我，其妻復妒，又朝夕進說其夫，曰：『牛之一身，無棄物也。其肉可脯，及皮與骨角，可切磋為器。』指大兒曰：『汝受業庖丁之門有年矣，何不礪刃於硎以待乎？』跡是觀之，我不知死所矣！然我有功於老農，如是其大且久，尚將嫁禍而不為我德矣，汝有何德於狼，乃凱倖

免乎？」言下狼又鼓吻奮爪以向先生。先生曰：「無欲速。」

遙望有一老子，杖藜而來，眉髮皓然，衣冠閒雅，舉步從容。先生自謂曰：「此必有道之人也。」且喜且愕，忙然舍狼而前，拜跪泣訴，曰：「我有救狼之德矣，今反欲食我，乞丈人一言而生。」丈人問救狼人故，先生曰：「是狼為趙人窘，幾死，求救於我，我即傾囊而匿之於內，是我生之也。今反不以我為德，而反欲口至我，我力求救，彼必不免，是以誓決三老。初逢老樹，強我問之。我答曰：『草木無知，問之無益。』強我數四而問焉，殊料草木亦言食我。次逢老牂，強我問之。我亦無奈，遂問，那禽獸無知，又幾殺我。今逢老丈，是天未喪斯文也。願賜一言而生我。」因頓首杖下，俯伏聽命。丈人聞言，吁嗟再三，以杖扣狼脛，厲聲曰：「汝誤矣。夫人有恩而背之，不祥莫大焉。汝速去，不然，將杖殺汝。」狼艴然不悅，曰：「丈人知其一，未知其二。初，先生救我，束縛我足，閉我囊中，我鞠躬不敢息。又蔓詞說簡子，語剌剌不能休。且詆毀我，其意蓋將死我於囊中，獨竊其利也。是安得不咥？」丈人顧先生而謂曰：「公果如是？是亦有罪焉。」先生不平，盡道其救狼之意，狼亦巧言不已，而爭辯於丈人之前以求勝也。

丈人曰：「是皆不足信也。」謂狼曰：「汝仍匿於囊中，我試觀其狀，果若困苦如前否？」狼欣然從之。先生囊縛如前。而狼未之知也。丈人附耳謂先生曰：「有匕首否？」先生曰：「有。」於是出匕焉。丈人曰：「先生使強匕摘其狼！」先生猶豫未忍。丈人撫掌笑曰：「禽獸負恩如是，而猶不忍殺之，子則仁矣，其如愚何！」遂舉手助先生操刃共殪狼棄道而去。

由是觀之，其為人也，而不能以報恩者，是亦狼矣。何以人而不如狼乎？

此明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